

白发魔女传

朝 阳 关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大众书场

燕 紫 书局赠

白发魔女传
朝阳关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汪 洋

装帧设计 紫 燕

大 众 书 场

本 社 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阜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49,000
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87,400

统一书号: 10378·34 定价: 1.10元

目 录

- 章 回 目 录
- 第一回 卓仲廉告老还故里 (1)
耿绍南巴山会强敌
- 第二回 练霓裳摆酒宴绿林 (7)
岳鸣珂一请白发女
- 第三回 卓仲廉含羞交财礼 (11)
古华山巧逢好姻缘
- 第四回 解疑团侠女重归好 (18)
七绝阵奋勇会强敌
- 第五回 殊魔阵侠女破飞刀 (27)
明月寨一航听传奇
- 第六回 铁飞龙大战练女侠 (36)
铁珊瑚出走遇良知
- 第七回 卓仲廉惊吓带病死 (45)
岳鸣珂入京覓仇敌
- 第八回 白石道深夜把牢探 (52)
夺剑谱情谊更亲密
- 第九回 慕容冲上阵显身手 (60)
岳鸣珂二请练侠女
- 第十回 赛天熊夜袭明月寨 (70)
众侠士被困遭血洗
- 第十一回 救鸣珂珊瑚死非命 (85)
明月寨英雄重聚齐
- 第十二回 魏忠贤兵困明月寨 (92)
李闯王义救众绿林
- 第十三回 为终身女侠暂忍辱 (99)
追恋人情歌谱一曲

第一回

卓仲廉告老还故里

耿绍南巴山会强敌

诗曰 明末外异侵边关

倭寇为患闹东南。

朝廷腐败民遭罪，

白发魔女称大贤。

诗罢，引出传奇一段。想听书的诸位，请往那川陕边界的大巴山麓观看，顺着山坡，“踏踏踏”走来一队人马。前头开道的是几个挎刀藏弹的镗师，后边跟着多名提刀武士。中间走着一辆马车，枣红马驾辕，左右两匹青鬃马帮套。大车中间，放着一把偌大的虎皮坐椅，椅子上端坐一位老者。只见他鬓发如银，上身罩围猩红长袍，下穿赭色丝绸软裤，瘦长脸，高鼻梁，面色苍白，显得十分瘦弱，看上去是位文官打扮。诸位要问此人是谁？他姓卓，名仲廉，原任云贵总督。因遭受奸臣魏忠贤的排挤，告老还乡，现在路过巴山。走在最前头，那位镗头打扮，高个子少年，姓耿，名绍南，是武当山武当派知名弟子。按武当派的家门道规，一不许过问朝政，二不许做镗师。可是姓耿的，他朝政也管，保镗也干，出谋划策，寻衅作乱。此人因打一手好拳，外号人称“拳赛仙”。

单说耿绍南领着人马正往前走，突然一声胡哨，“哗啦”从隘道深处闯出一群人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一窝蜂地围上不远处的一位骑白马的青年。为首的一个，振喉高喊：“呔！——那个骑白马的小子听着：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没钱别想过，有钱献上来！”

那骑马的青年被困，暂且不表。再说卓总督听见喊声，慌忙张开大嘴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耿……耿英雄，你，你看怎么办？”耿绍南微然一笑：“卓大人，不必惊慌，几个山寇毛贼，何足挂齿，待我打发他们走就是了。”说着，他跳下马来，单身上前说道：“好汉赚钱为好汉，还请好汉给方便，让让道，放兄弟过去吧！”耿绍南话刚落音，这伙劫路人等，丢开骑马青年，为首的一个虬须汉子转向耿绍南，听他说的是武当派的暗语，不由胡子乱炸，怒眼圆睁，手举钢刀，高声叫喊：“凭什么要爷们让路？贪官之财，人人可得。要想借路也不难，快把你们的箱笼、行李、车子、马匹一起留下，牙崩半个‘不’字，老子就要……”说着，一挥手，众人纷纷逼了上来。

耿绍南见此光景，知道非交手不可了，于是，摘下铁弓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“嗖嗖嗖！”连发数弹，只听“哎哟！娘呀！”“扑通！哗啦！”顷刻之间，那几个抢上前来的人全被击倒。那虬须汉子，只气得咬碎黄牙，暴跳如雷，猛挥鬼头大刀，上前劈头就砍。耿绍南顺着虬须汉的攻势，一个急转身，右拳对准他的天灵盖，下脚对准他的档底，猛击狮子拳，飞起罗汉脚，只听“娘呀！”一声，那虬须汉子仰面跌倒。耿绍南纵身欲擒，那汉子却一个鲤鱼打挺，飞身逃走了。那耿绍南确实有两下子，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拉开铁弓，

“嗖”地一弹，不偏不倚，正好打在那汉子的左手腕上，那把鬼头刀“当啷”一声，落地了。这一弹打得虬须汉如梦方醒，连忙跪倒说道：“武当派神弹绝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咱兄弟走了眼，多多得罪了。”说罢，一声胡哨，众伙便一阵风地退出了山谷。

耿绍南得胜，傲气十足地哈哈大笑。此时，那骑白马的青年，滚鞍下马，来到耿绍南面前，深施一礼道：“多谢英雄救命之恩！”耿绍南不屑理睬，把手一摆说：“免了！”卓总督转危为安，自是欣慰。现在又听到青年对耿绍南称赞，心中更为高兴。他这时转睛对这青年认真地看了看，只见他面如大枣红殷殷，膀宽腰圆力千斤，两眼机灵光闪闪，一团英气显面门。便探身问道：“足下是串亲访友，还是出门求学？”

那青年答道：“晚生岳鸣珂，在延安府入学，现在急着回乡赶考，敢问老伯尊姓大名？”卓仲廉说：“老夫卓仲廉，这次告老还乡，不期幸会。”岳鸣珂说：“原来是乡里前辈卓老大人，失敬！失敬！”卓仲廉说：“岂敢！岂敢！”说罢，长长叹了一口气。岳鸣珂又向卓仲廉深深施了一礼道：“敢问卓老夫子为何叹气？”卓仲廉说：“如今人心不公，兵荒马乱，长途跋涉，危险得很呐。”机警的岳鸣珂，趁热打铁地说：“是呀！晚生正愁孤身无伴，愿在马后尾随，万望老人家关照。”

在这一老一少交谈期间，可把个耿绍南急坏了。你看他又是咂嘴，又是挤眼，时而摇头，时而摆手。列位，你道耿绍南为何这种表情？原来他有他的想法，俗话说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最近一个时期，李闯王屡派“细作”前来巴山一带探军情、杀赃官、灭奸细、除恶霸、济百

姓。眼下，他对这位青年人，是一万个不放心啊。

那位说，耿绍南怀疑得对不对呢？完全正确。这位岳鸣珂，正是李闯王派来的。他这次来大巴山的任务，主要是联络各路绿林好汉，图谋大事。因此，当耿绍南听到岳鸣珂提出要跟随卓仲廉同行时，不由得暗暗吃惊，产生了戒心。所以他打手势、挤眼睛、做鬼脸向卓仲廉示意。不想卓老头子，自身迂腐，年老话多，鼻涕邋邋，老眼昏花。故而对耿绍南暗示，一点也没留意，并随口答道：“彼此同行，理当，理当。”说罢，轻轻扬手说：“请！”岳鸣珂抱拳还礼，当即尾随车后，直奔山沟走来。

一路无话，晚上，一行人马来到山下小镇，在一家客店住下。就听得外边“蹬蹬蹬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，走进来几个京都锦衣卫士。为首的一人，只生得虎牙外露，兔耳鹰腮，身高足有八尺，脑门上有红痣一块。他姓石，名浩，是锦衣卫的指挥。因为这家伙阴险狡猾，诡计多端，所以外号人称他“赛天熊”。乃是奸臣魏忠贤豢养的鹰犬，专和闯王作对的奸细。这次他的任务是跟踪岳鸣珂，寻机捉拿岳鸣珂。因此，岳鸣珂刚刚住下，石浩也就带人追了过来。俗话说，仇人见仇人，眼中起红云，赛天熊看见岳鸣珂，陡增杀人凶气，岳鸣珂目见赛天熊，心中暗暗做好准备。这当儿，石浩手提钢刀，紧把大门，冲着岳鸣珂大声喝道：“朋友，省事的快跟我走吧！”

那岳鸣珂也不示弱，坐在那里，纹风不动地说道：“姓石的，什么事啊，如此大惊小怪的？”石浩双目圆睁，嘿嘿冷笑，正想上前去抓岳鸣珂，可这时候，从对面厢房“唰”地一道红光射了过来，只吓得赛天熊“啊呀”一声惊叫。诸

位，你要问那石浩为何这样怕那红光呢？不，他怕的不是红光，而是看到了厢房外边挂的“总督”官衔的红灯笼了。自古道，官大一品压死人。石浩仅仅是个小小锦衣卫的指挥，当然在他还没弄清楚岳鸣珂与卓仲廉的来龙去脉之前，是断不能轻举妄动的。但有一点赛天熊是知道的，岳卓之间，必然有牵连瓜葛。仅此一点，就迫使石浩的态度，不能不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。你看他强作笑脸、细声细语地向岳鸣珂道：“你是做什么来的？……”

岳鸣珂把手向腰胯上一拍说：“给总督大人保鏢来的。小弟初出道门，赏口饭吃，请到别处发财去吧！”石浩看岳鸣珂这架势，真似鱼骨卡喉，吃不下又吐不出，于是把眼一瞪，借坡下驴地骂道：“哼，你看错人了，爷们不是强盗，老子是堂堂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卓仲廉掀开门帘，走了出来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我说哪个在这儿高喊大叫的哪？哟，这不是锦衣卫石指挥吗？是不是皇上宣卑职回朝，特派你来追踪的？”赛天熊一听话中有音，连忙躬身作揖道：“大人恕罪，小人不知是你老人家贵驾在此，所以说话不知轻重，还请大人多多海涵。”卓总督淡淡地还了一礼说：“既然非为老夫而来，现在天色不早，今晚就留下吃个便饭吧。”石浩连忙答道：“不，不能。小人任务在身，不便久留，请卓老大人原谅！”说罢，率领三名锦衣卫，退出客店。临别时恶狠狠地看了岳鸣珂两眼，边走边施奇功，脚踏地皮，“吱吱”作响，陷下一串脚印。

石浩走后，岳鸣珂愤愤地说：“这些奴才，就是喜爱炫耀武功，得空时，老子非要切下他的爪子不行！”

岳鸣珂话音刚落，耿绍南在一旁嘿嘿一阵冷笑说：“这

帮家伙，当然比不上岳公子深藏若虚，随机应变，真乃江湖上的大行家也。佩服！佩服！”

岳鸣珂听他话中带刺，于是，以攻为守，拱手笑道：

“耿英雄，不必见笑。小弟应变几句，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。”耿绍南不听方可，一听勃然大怒道：“好一个不得已

而为之！岳鸣珂呀，岳鸣珂！你当着我同卓大人之面，胆敢把卓大人和我武当派当作你的挡箭牌，真乃欺人太甚！”说

着，拉开架势便想动手，岳鸣珂不想与耿绍南闹翻，一边回

避，一边含笑说道：“耿英雄，且勿动手！这里经常出没能

将强人，你我合则双存，分则双亡！”岳鸣珂话刚落音，只

听远处脚步声响，由远及近。耿绍南侧耳细听，收敛了怒

容，连忙向岳鸣珂问道：“你可知道，这来的是股什么人？”

岳鸣珂笑着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据我所知，来的是川陕边界赫赫有名的几股大盗。”

耿绍南听到这里，把拳一挥，哇哇怪叫：“好，你个岳

鸣珂，表面上你是个正人君子，实则是个贪财的小人。须知

卓大人并无多少银两，你们何必要里应外合，意欲谋害我和卓大人？有俺耿某人在，你们休想动卓大人一根毫毛，也别想夺取一分一文！”

岳鸣珂听耿绍南对他发生了误会，连忙解释道：“耿英雄，且慢！俺姓岳的不是盗贼，今天来的人，不是要动你和卓大人，要的是金银财宝。”岳鸣珂话音刚落，只听“咯

嚓”、“哗啦”两阵声响，接着铁页裹就的黑漆大门蓦地打开，一窝蜂拥进十多条大汉，只见他们凶似阎罗，丑赛判官，鞭铜锤斧腾杀气，鬼头大刀寒光闪。

卓仲廉看到这里，立时吓得面青唇白，浑身筛糠，腿肚子抽筋，两眼惊慌。诸位要问来者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练霓裳摆酒宴绿林

岳鸣珂一请白发女

且说，卓总督吓得颤颤惊惊地缩到墙角，看人进来。随即把装有金银财宝的马鞍向门边一丢。哪知卓仲廉这一举动，早被为首的盗头看见。他怒目圆睁，把手一挥，那十几个绿林大盗，一齐上前把卓总督团团围住。

诸位要问这为首的盗头是谁？他姓归，名有章，是西川三煞中的老大。另外同行的还要归老二、归老三。这时归老大冲着卓仲廉把大口一张，怪声叫道：“金银财宝是不是放在马鞍里？快拿出来，省得爷们动手！”卓总督本来早就缩成一团，听到归老大一声怪叫，不由吓得上下牙齿打架，说话嘴也不听使唤了。

“这 这……马鞍……”归老大一时性急，用手一指，众大盗一齐上前来抢马鞍。这时，岳鸣珂抢前一步，左手将马鞍提起，右手一摆，大声说道：“姓归的，依我看，这马鞍你不能要！”“咋着，我不能要？这西川地界我姓归的当家，我不能要，谁人敢要？”说罢，归老大随即把赤钢鬼头刀一抽，一个纵身，直对岳鸣珂头上劈来。

岳鸣珂一看来势凶猛，“噌”地一声，跃出两丈开外，然后正言厉色地说道：“归老大，你要懂得，绿林好汉是宁

劫千家，不截薄礼！可知道，这礼物是送给谁的吗？”归老大说：“管他娘送给谁的？老子今天看见就是老子的。”岳鸣珂说：“你姓归的喉咙管子细了，怕你吞进吐不出。实话跟你讲吧，这礼物是送给白发魔女的。”

众人一听“白发魔女”四个字，一个个犹如五雷击顶，不由得激凌凌地打个寒颤。就连那归有章也吓得嘴唇乌紫，额角出汗，翻动着黄眼珠子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……你小子想拿白发魔女吓唬人呀？！”说着，再次上前来抢马鞍。这时岳鸣珂索兴一不做二不休，随即把马鞍一翻，用手一指说道：“好，姓归的，你瞧吧！”随着岳鸣珂的话音，归有章往他的手指处一看，不由得“啊呀”一声，众大盗也个个瞠目结舌，呆若木鸡。

诸位要问，这马鞍反面是什么东西，把众大盗吓成这个样子呢？原来岳鸣珂在翻马鞍时，把李闯王给白发魔女的信帖，亮了出来。群盗一见：“敬呈练霓裳小姐”几个大字，立刻信以为真，人人心惊，个个胆寒。

归老大一看自己的一伙兄弟，被白发魔女吓成这个样子，不得不故作姿态地叫道：“你们这些孬种！白发魔女有何能耐？就是“红发妖男”财物也要拿来归我。”归老三急忙上前劝道：“大哥，万万使不得，白发魔女咱们可惹不起呀！”

归老大本来是强捺着怒火，现在被这两位兄弟一激，真是：怒火千丈烧胸膛，凶杀之气透顶梁。随即把刀一晃，双脚跃起，对准岳鸣珂劈头就砍，岳鸣珂拔刀相迎，两下交起手来。归老二、归老三见归老大已经动手，也只得拔刀相助。好个岳鸣珂，手快眼疾，顺手把酒杯一扬，只听“哗

“啦”一声，将大厅中两支吊灯红烛打灭。顿时，室内漆黑一团，岳鸣珂一个纵身，跃出窗外。此刻，归老大虽说人多，但在黑暗中却施展不开，等他慌忙点起灯烛再找，马鞍早已无影无踪。

再说归老大一伙想撤走，又舍不得那个马鞍；欲留下又不见人在哪边？正在为难之际，忽听得岳鸣珂在窗外哈哈大笑道：“姓归的，你中了我的缓兵之计了，要劫就该早点劫，现在可是来不及了。你听，这里是什么声音？”随着岳鸣珂的话音，归家三煞把头昂起，歪头侧耳，只听银铃般的笑声由远而近，倏然到了门外。

听到这里，西川三煞如遭雷击，浑身发抖，想留难留，要走不能。正在这时，只见店外走进一队举着杏黄旗的女武士。她们身披战衣，腰挎利剑，步伐矫捷，灵敏似猿。在队列后面，众星捧月似地护卫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。只见她：面似桃花临风开，柳眉弯弯凝粉黛，美目流盼羞西子，豆蔻香腮引鸾来，白色披风撒梨花，周身光洁放异彩，白月青锋急如电，仗义行侠真气派。

再说岳鸣珂，一见白发魔女来到，急忙进前打躬说道：“练女侠，辛苦了？闯王向你问好！”

白发魔女听罢，低眉浅笑，点头说道：“代问闯王好！”她边说话，边用眼瞟了瞟马鞍，然后向西川三煞归有章，厉声喝道：“归老大，这笔财宝是你想劫的吗？哼，瞎了眼的东西！”归老大平时在大盗面前，向来说一不二，话总要压在别人的话上边，可现在竟叫一个白毛丫头羞辱，心里象驴踢小肚子一样不是滋味。于是干咳两声，说道：“白发魔女，别人怕你，我不怕你。这里不是你的一亩三分地，你能

管千家万户，管不了我西川三煞。这金马鞍我是要定了！”他一边说着一边偷偷向身后招手。

白发魔女轻声骂道：“好个不识时务的东西！今天姑奶奶非给你点颜色看看！”说到这里，你看她“嗖”地一声抽出日月凤凰剑，“唰”的一道白光，直向归老大刺来。剑光奇异，只吓得归老大“啊呀”一声怪叫，归老二，归老三跟着转头就跑。

看到这里，绿林群豪个个点头称赞。岳鸣珂看在眼里，喜上眉梢，急忙献上马鞍。练女侠伸出左手接过，随即把右手一挥，命令随从道：“小青，把我送给岳公子的礼物也拿上来。”

练女侠话刚落音，女武士在小青的指挥下，转身捧上三个白玉大盘，盘子上盖着三块红绸巾，练女侠伸手揭开，这时龟缩在厢房里，正在探头张望的卓总督一看，不由失声大叫：“天哪！”原来那盘中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。诸位要问人头是谁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卓仲廉含羞交财礼

古华山巧逢好姻缘

诸位，要问这三颗人头来自何处？这乃是赛天熊石浩，所率领三名锦衣卫的首级。这时，白发魔女指着人头对岳鸣珂说：“这些不要命的东西，千里追踪，冒犯公子，真是太可恶了，可惜，领头的一个给溜走了。”

岳鸣珂弄明了真相，不由得肃然起立，躬身拜谢道：“练女侠，如此厚礼，叫我终身难忘，侠肝义胆，堪为我等表率。”白发魔女听到赞扬，不由豪情大发，面对群雄谈笑自若道：“真是大水冲倒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。难得大家今日团聚，晚上，由我来做东道主。”说罢，转身入内，吩咐店主摆酒设宴。不多时，只见一位姑娘身穿紫罗，裙带赤穗，进来叫道：“各位英雄，我们寨主吩咐，要我来请卓大人和各位英雄赴宴。”

卓总督正惊魂未定，现在又听到练女侠请他赴宴。霎时间天昏地暗，差点跌倒，但在耿绍南的搀扶下，还是勉强入了席。这时，客店厅堂，灯火明亮，厅堂正中摆着两桌酒席。席上，除了练女侠，其余的全是绿林中的好汉。在举杯之前，练霓裳顾盼生姿，俊逸潇洒。相形之下，那群莽粗粗的汉子，却静如秋水，稳若闺秀。这当儿，练女侠站起来，

指了指岳鸣珂说：“诸位，我替你们引见引见！这位是岳鸣珂，岳公子，是陕北盟主闯王李自成的亲信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大家的好朋友。”听了白发魔女的介绍，岳鸣珂哪敢怠慢，慌忙起身，抱拳当胸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同道，当今皇上昏庸无道，外异入侵边关，他从来不管，却苛政暴敛，涂炭生灵。我闯王高举义旗，为民伐罪，人心所向，天时感应。因此，小弟这次奉闯王之命来到贵地，希望能把咱们陕西绿林好汉联成一气，守望相助。”

众绿林听罢，有的眉开眼笑，有的点头赞成。只是拳赛仙耿绍南，面部毫无表情，但心中却暗暗骂道：“好小子，果真是闯王的心腹，要小心他了。”再说，白发魔女听到岳鸣珂的一翻表白，陡增豪情，喜上眉梢，端起酒杯说道：“诸位同道，从今以后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愿各路兄弟，互相帮助，倘无异义，请饮此一杯。”说罢，她“咕嘟”一声，先喝了一杯。接着掷杯大笑，抚案归坐。岳鸣珂趁练女侠豪情正浓，抓紧进谏道：“练女侠劫富济贫，令人钦佩。可是孤木不成林，头雁难离群，一人纵有通天的本事，也难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为此，闯王恳请女侠前往加盟，齐抗外敌，匡国济民，共谋壮举。不知尊意如何？”

女侠听罢，秀眉一扬，喜盈盈地说道：“闯王盛情美意，我领略了。可是，我在这方圆几百里的地方，也是杀富济贫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保护父老。眼下，这一方百姓也是处在大灾大难之中，愿闯王早一天打过来，我在此接应。岳公子，你看呢？”

岳鸣珂听练女侠婉言谢绝没有联合的意思，于是进一步地接着说：“当今天下，强凌弱，众制寡，你我只有联合，

人多势众，才能拯救生民，共图大业。否则，将会被人一个个吃掉。”

练女侠听完此话，面带怒气，把手一挥说道：“不必说了。昏君老儿敢把我怎么样?!”

岳鸣珂知道白发魔女生性高傲，她既出此言，不能勉强，只好又同大伙干数杯，告别而去。练女侠送走岳鸣珂，大家依旧入坐。女侠收敛了笑容，用手一指卓仲廉说道：“今天我要同你算一笔大帐。”

卓仲廉虽然身在酒席上，心却早已惶惶不安。他听说白发魔女要同他算帐，立时吓得顶梁上摄去了三魂，脚底下盗走了七魄，连连拱手说道：“我，我就这点银两，女侠姑娘你拿去就是了。我……”

白发魔女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只气得杏眼圆翻，厉声喝道：“住口！我练霓裳虽然为“盗”，然而盗亦有道，几曾乱取过人家的银子？你若是个清官，我一文也不要；倘若是个贪官，哼！我银子也要，脑袋也要！”

卓仲廉听到这里，连忙作揖道：“老朽冒犯，老朽多嘴。”这当儿，女侠的侍女小青从马鞍里拿出一张清单念道：“卓仲廉，你做了多年大官，收到下属与地方绅士所送的银两共是七万二千七百两，这是不义之财，我家寨主全取了。”

卓仲廉扑腾跪倒，磕头犹如捣蒜，连说：“应该取！应该取！……”接着小青又说：“这些东西全是民脂民膏，因此，我们寨主要把这笔钱全部还给乡亲父老。”卓仲廉答道：“应该还！应该还！……”

接着，小青又取来一张银票，往他手中一递，卓仲廉开